

第一章 我跟你一樣，什麼都想不起來  
大滿朝，興安十八年的盛夏。

轟隆一聲驚天動地的雷響，伴隨著傾盆大雨，木板上的人兒驀地睜開了眼睛，昏暗的屋子裡，強風將雨水灌進了敞開的窗子。

一個穿青色衣裙的小姑娘急急衝了進來，小小身板踮起腳尖撲了上去，兩隻細細的手臂伸到了極限，很是費勁地將窗子關上，嘴裡一邊嘀咕著，「怎麼說下雨就下雨了呢？」

一轉身，看到床上的主子正看著她，她嚇了好大一跳，小手揪住了衣襟，屏住了氣息，看到主子的眼珠子動了動，她這才如釋重負，一臉歡天喜地的撲過去，卻被自個兒的裙襬絆倒，跌了個狗吃屎。

「哎喲……好疼啊……」

妳還好嗎？床上的蘭巧龍想這麼問，卻發現自己發不出聲音，她張著嘴咿咿呀呀了老半天，還是一個字都發不出來。

她，不能說話嗎？

小蝶連忙爬起來，隨便在膝處拍了兩下便快步走到床邊察看，看到主子與她對視，她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，十分欣慰地喊道：「小姐！您總算是醒了！奴婢就知道您會醒！」

蘭巧龍吃力的想坐起身卻是力不從心，她的身子好像很弱很弱，小蝶見狀連忙把她扶起來。

「小姐想坐？也是，躺了那麼久，自然會想坐了。」小蝶將硬邦邦的枕子置於主子腰後，讓她坐得舒服點。

蘭巧龍上下左右動了動舌尖，又吞嚥感受了下，伸手按了按自己的腮頰，她這……這不是天生的啞子，而是中毒。

驀地，她看著小蝶，做了個寫字的動作。

小蝶很是詫異。「小姐要紙筆？」

蘭巧龍點了點頭。

哇，小姐要寫字哩！小蝶精神一振。「您等等！奴婢到對面王秀才家裡借！」

小蝶歡快地衝了出去，蘭巧龍則是看著簡陋的屋子，蹙了蹙眉心，屋裡連紙筆都沒有？

不一會兒，小蝶回來了，將借來的筆墨紙硯放在陳舊的桌上，麻利地磨好了墨，二話不說便去床上將蘭巧龍扶到桌邊，一邊興高采烈地說道：「奴婢就知道小姐不傻，小姐以前可是寫得一手好字，先生都稱讚呢，小姐想寫什麼呢？」

蘭巧龍一愣。

怎麼，原來她是傻子嗎？

「小姐，您快寫吧，奴婢看著呢！」小蝶迫不及待的催道，眼珠子片刻不離蘭巧龍乾瘦的手，很是期待的樣子。

蘭巧龍發現她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，她慢慢提筆，吃力的寫下了一帖藥方。

玄參、決明子、蘆根、梔子、牡丹皮、知母、板藍根、金銀花、夏枯草、地骨皮……

小蝶一等她擱下筆便迫不及待拿起未乾透的紙往外衝。「奴婢去問問王秀才小姐寫什麼！」

蘭巧龍看著那小身板風一般的出去了，這才知道那小姑娘不識字。

很快，小蝶回來了，手裡歡快地揚著紙張。「王秀才說小姐寫了一帖藥方，是要奴婢去買嗎？」

蘭巧龍點頭。

小蝶像下定什麼重大決心似的，牙一咬。「好！奴婢明日便去辦！」

雖然她們的積蓄不多……好吧，是很少，少得可憐，可小姐想喝的湯藥，她說什麼也要弄來，這可是、這可是小姐好些年來第一次提出要求，她說什麼也要辦到！

想到這裡，小蝶眼眶一紅，她好久沒看到主子提筆寫字了，真的好久好久了……

蘭巧龍示意小蝶把紙放下，她在空白處寫下，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小蝶連忙拿了紙張又去問王秀才，回來時卻面色驚慌。「奴婢是小蝶啊！小姐忘了嗎？這是小姐給取的名字，說奴婢跟蝴蝶似的，老在您跟前撲來撲去，所以給奴婢取名小蝶……」

蘭巧龍看著她，眼神煩慮。

她何止忘了這小姑娘叫什麼名字，她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。

「小姐……」小蝶眼神哀傷，主子的眼神叫她鼻頭發酸。

小姐不傻了，卻忘了她的名字。

忘了就忘了吧！她吸了吸鼻子，強打起精神來，小姐不傻就行了，忘了她的名字有什麼要緊的，不過是個名字……

「小姐，您還有什麼想知道的，儘管問奴婢吧！」小蝶散發著強烈的使命感。「奴婢什麼都會告訴您！讓奴婢來幫您恢復記憶！」

這一來二回的，小蝶整個人都被雨水打濕了，蘭巧龍見狀，這回不再只寫一個問題，她把字體縮小，一連寫了幾行，小蝶興沖沖地拿著紙去王秀才家，可回來時，她卻表情木木的，一臉的夫神。

「小姐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，為什麼在這裡……怎麼會這樣？」

喃喃自語好一會兒之後，小蝶情緒總算稍稍平靜了下來，這才看著蘭巧龍，深呼吸了一下，右手按著胸口，鄭重地說道：「小姐是錦州城蘭家的嫡出大小姐，閨名蘭巧龍，十歲那年摔傷了腦子，成了傻子，又漸漸不會說話，老夫人和大爺為了小姐好，便將小姐送來這莊子上養病。」

「這裡叫做山柳村，距離錦州城有十日路程，每個月，府裡的胡嬤嬤會來給小姐送分例銀子，一晃眼，七個年頭過去了。小姐前些時候染了風寒，看了大夫喝了藥卻不見起色，躺了十多天，大夫說沒救了，讓奴婢準備後事，可奴婢才不信，這不，小姐不就醒來了嗎？奴婢就知道小姐會醒，奴婢就知道小姐不會丟下奴婢一人……」

聽罷，蘭巧龍眼底頓時堆疊了許多疑惑。

所以，她十七歲了？那麼，是因為曾傷了腦子，所以她什麼都記不得了嗎？

小蝶口中的老夫人是她祖母吧？大爺是她爹？為了她好，把她安置在這破爛的屋

子裡養病？瞧瞧，外頭下大雨，屋裡下小雨的，到處漏水，風還不斷從屋角灌進來，這是適合養病的地方嗎？錦州城蘭家又是個什麼人家，很窮嗎？不然怎會把她丟在這種地方？

還有，小蝶沒有提到她娘，她娘呢？她沒有娘嗎？

「小、蝶……」

十天過去，當蘭巧龍叫出這個名字時，別提小蝶有多興奮了，她幾乎快蹦上了天，整個人煥發出光彩，滿屋子打轉。

「小姐會說話了！小姐會說話了！」

原來小姐的啞疾只要喝藥便會好，那為什麼當初在蘭家時，請來的大夫都說治不了？

又過了幾日，蘭巧龍能開口流暢的說話，可她腦子裡仍是白茫茫的一片，依然什麼記憶都沒有，所有的事都是從小蝶口中得知。

原來，她有娘親，但她娘親的情況跟她差不多慘，不，可能比她更慘，因為她還能走，她雖瘦弱，四肢還是健全的，但她娘親已不良於行了。

蘭家是錦州城的大商家，她爹蘭榮煥做的是海運生意，因大滿朝的商業很是發達，開放了許多港口，而她爹做的生意便是在大滿朝買貨物，拉到萬里外的各國將貨物賣掉，再從各國買貨物回來大滿朝賣，如此一趟，雖然耗時又要擔負海上的風險，可利潤卻有千倍，且是純利。

蘭家的大型商船有二十來艘，生意越做越大，如今在大滿朝提起蘭家海運，可說是無人不知、無人不曉。

這般的風光，自當要有個接班人來繼承衣鉢了，偏偏她娘的肚子不爭氣，產下她的同時血崩了，大夫斷言不能再受孕，她爹在她祖母做主之下納了姨娘，那姨娘名為沈銀鳳，是她祖母的表親侄女，進門後很快懷上了，生了對雙胞胎女兒。隔年又懷上了，生了個大胖兒子，從此之後地位扶搖直上，執掌府裡中饋，有如當家主母一般。而她可憐的娘親猶如深宮棄婦，失了主母位置不說，還生了重病，面黃肌瘦、聲音沙啞，雙腿不良於行，長年纏綿病榻，被丈夫冷待，對她這個被送到破莊子上的女兒也有心無力，根本幫不了她。

至於她住的地方說好聽是莊子，實則根本是個年久失修又無人打理的破落小屋，有些瓦都已經掉下來了，山柳村是個窮鄉僻壤，只有她和小蝶兩人在此相依為命，哪天她們若死在屋裡，也要那胡嬤嬤來才會發現，根本是把她丟在莊子上自生自滅，把她這個嫡女棄之如敝屣。

「小姐，吃飯了！」小蝶擺好碗筷，精神奕奕地喊主子吃飯。

自從蘭巧龍醒來後不傻了，還治好了啞疾，小蝶就跟吃了仙丹似的天天活力充沛，像是什麼都再也難不倒她似的。

蘭巧龍坐了下來，她看著自己拿筷子的手，又黑又乾，毫無水分，像個八十老嫗的手，這不是病，肯定也是中毒。

「小蝶，明天多加一副藥方。」她才十七歲，這樣一雙手實在不般配，誰看了都毛骨悚然，一定要治好。

「小姐……」小蝶都都磨磨地放下了碗筷。

蘭巧龍看著小蝶。「妳說吧，不管什麼事都可以說，咱們只有兩個人，也不需要有所隱瞞。」

「嗯！」小翠點了點頭，這才潤了潤唇說道：「事實上，咱們沒銀子了，這些日子積攢的兩百文錢，全買了小姐要喝的草藥。」

蘭巧龍一聽是如此嚴重的民生問題也暫停了動作，鄭重地問道：「那麼，咱們還有吃的嗎？」

「有的有的。」小蝶慎重的點頭，扳著指頭如數家珍地說道：「還有半袋粗米、一筐番薯、一些醃菜和一片鹹肉，省著點吃，勉強可以撐到下個月胡嬤嬤來時。」

蘭巧龍蹙眉。「小蝶，咱們的月銀是多少？」

小蝶眼神飄著，小小聲地說道：「一兩銀子。」

蘭巧龍蹙起了眉。

兩個人，一兩銀子過一個月，比個丫鬟還不如，看來蘭家是存心要她死在這裡。她根本沒有記憶，可她心裡有個聲音一直冒出來，如此坐以待斃不是她的作風，她不但要過吃得飽的日子，還要把她身上所有的毒都解了，不再仰人鼻息！

第二日，蘭巧龍提出上山採草藥去賣的主意，嚇了小蝶好大一跳。

小蝶的眼睛立刻就瞪圓了。「可奴婢不懂草藥啊。」

蘭巧龍笑了笑。「妳不懂，我懂就行了。」

小蝶頭上冒著問號。「小姐哪裡懂草藥啊？」

她驀地想到小姐醒來頭日寫下的藥方，難道小姐真的懂草藥？

因此她不再質疑了，照蘭巧龍的吩咐去向隔壁奉大叔家借了兩把小鏟子和兩個竹簍子，備好中午要吃的玉米餅和水，主僕兩人便往後山尋去。

「小姐，您先跟奴婢說說，草藥長什麼樣，奴婢也好幫忙注意。」

蘭巧龍一愣。

要她具體說草藥長什麼樣，她也說不出來，正思考要怎麼跟小蝶說時，聞到了一股熟悉的濃烈香味，她二話不說便往草叢裡尋去，果然發現了一叢叢傘狀的草藥，是川芎！且莖上的節盤顯著突起又略帶紫色，這便是可以採收了。

「小蝶，這便是草藥了。」蘭巧龍叫來小蝶。「挖出來之後，除去泥沙，曬後烘乾再去鬚根便可以拿去藥鋪賣了。這種草藥能活血行氣、祛風止痛，常主治月事不調、經閉痛經、癥瘕腹痛、胸脅刺痛、跌打腫痛、頭痛、風濕痹痛，是相當實用的草藥，一般藥鋪都會收。」

小蝶頓時崇拜了起來。「小姐懂得真多。」

主僕兩人與沖沖的蹲身開始拔土，揮汗了老半天，把一大片的川芎都拔了出來，足有六十多顆，看著都有成就感。

小蝶要把所有的川芎都放在自己竹簍裡，蘭巧龍硬是不同意，堅決要一人揹一半。小蝶搖著頭，說什麼都不同意。「奴婢怎麼可以讓小姐揹，都讓奴婢來揹吧！」

蘭巧龍小手緊緊護著一半川芎。「知道我是小姐，那妳還不聽我的話？」

小蝶說不過蘭巧龍，只得從命。

兩人又行了一陣，蘭巧龍興奮地喊道：「大薊草！」

看來這座山沒有人進來採草藥過，還有很多寶可以挖，她好像看到眼前有片金燦燦的銀子地。

「小姐，這是什麼草藥啊？」經過了挖川芎，小蝶也對草藥產生了興趣。

蘭巧龍眉開眼笑地道：「這叫大薊草，止血的效果很好，可內服也可外敷。」

銀子啊銀子，這一片大薊草都是銀子啊！

「藥鋪也會收嗎？」

蘭巧龍重重點頭。「那當然。」

主僕兩人將大片大薊草都摘了下來，心滿意足的繼續前進，蘭巧龍盤算著，若是天天都能找到幾樣草藥，那她們吃飯就不成問題了。

驀然間，她停住了腳步，幾乎不會動了。

小蝶也跟著停了下來。「小姐，您怎麼了？」

蘭巧龍屏住了呼吸，眼前那一株小小帶紅果的綠色植物……

老天，是三七！

三七乃是名貴藥材，被李時珍譽之為金不換，並稱「人參補氣第一，三七補血第一」，味同而功亦等，故稱人參三七，為中藥之最珍貴者。

一名老人家的聲音憑空出現在蘭巧龍耳邊，是誰跟她說話？而李時珍又是何人？

「小姐，您怎麼了？不要嚇奴婢啊？」見主子被點穴了似的，小蝶有些急。

蘭巧龍回過神來。「我沒事，只是發現一株名貴草藥，太興奮了。」

她小心翼翼的挖出三七，對於今日的收穫心滿意足，看日頭的位置應是過午了，肚子也開始叫了，兩人遂坐在有大樹遮蔽的陰涼處拿出玉米餅就著水簡單的吃了午飯。

下午，兩人又往深山裡去，不過運氣就沒那麼好了，除了蒼朮外沒再發現別的草藥，兩人將一小片的蒼朮連同根莖完好地挖出來，又採了些香椿、蕨菜之類的野菜，眼見夕陽快要西斜了，怕天黑了迷路便準備下山，才走了一小段路，她們同時聽見了半人高的草叢裡傳來細碎的呻吟聲。

小蝶嚇了一大跳。「小姐！這裡有人！」

「嗯。」蘭巧龍點了點頭。「我聽見了。」

小蝶恐懼地道：「咱們還是快走吧！不要遇到山賊才好。」

蘭巧龍卻有不同看法，這種呻吟她太熟悉了，肯定是受了傷無誤。

「就算是山賊也是受了傷的山賊，傷不了咱們，去看看吧！不能見死不救。」

救死扶傷是醫者本分，雖是如此，但該收的診金還是要收的……

那老人家的聲音又冒出來了，蘭巧龍蹙了蹙眉頭，這到底是何人？為何時不時便出現在她耳邊？

「不要吧，小姐，又不關咱們的事，咱們還是快點下山……」小蝶拉著蘭巧龍，不想她去找人。

蘭巧龍看著小蝶。「如果只是喝口水就能活，妳忍心讓人死？」  
小蝶無法反對了，如果只是喝口水，那沒理由不救，喝口水而已，不救就太沒人性了是吧？

蘭巧龍聽聲辨位，小心翼翼地撥開草叢前進，果然看見一名少年躺在草叢裡呻吟，他蓬頭垢面，臉上有許多擦傷，耳朵還流著血，身上衣衫都劃爛了，混著爛泥和血跡，雙腿也受傷了，尤其左腿傷勢嚴重，看起來已失去了意識。

小蝶抖了抖。「小姐，看來不是喝口水就能活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蘭巧龍嘆了口氣，她無法轉身離去，只能救人了。

她放下竹簍子，把大薊草都挑出來，搗爛了敷在少年的傷處，他幾乎從頭到腳都受傷了，上午採的大薊草給他用掉了一半。

「怎麼辦啊小姐？總不能把他扔在這裡……」小蝶六神無主地說。

「是不能。」蘭巧龍面色嚴肅，她替少年敷好了草藥之後，很自然的為他把起了脈，小蝶看得眼珠子快掉下來。

「小姐在做什麼？」小蝶的聲音都飄飄的不穩定了。

蘭巧龍自然地道：「把脈。」

小蝶對眼前的情況嚇得不輕。「可是，小姐不會把脈啊……」

蘭巧龍淡定地道：「我也不知道我何時會的，總之我現在就是會了。」

小蝶看得雲裡霧裡。「是真的嗎？小姐真的會把脈了？」

可是，哪裡有人忽然間就會把脈了？把脈不是大夫才會的嗎？

「嗯，我會。」蘭巧龍擋下了少年的手。「脈象還算穩定，等止了血，把他叫醒，再把他架下山。」

小蝶十分錯愕。「我們、我們倆把他架下山？」

蘭巧龍點頭。「這裡只有我們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小蝶可是了幾次，發現自己不知道要可是什麼便放棄可是了。

兩刻鐘之後，少年的血止住了，蘭巧龍輕輕拍著他的臉，捏了捏他的眼皮，因著不適感，他悠悠轉醒，眉心還是蹙擰著的，費勁地睜開了眼睛。

蘭巧龍近距離看著他。「你受傷了，我們要把你弄下山，可一半還得靠你自己走，所以我們扶著你，你自己使些力可行？」

少年緩緩地點了點頭。

主僕兩人各揹著一個竹簍又要扶個人實在吃力，可蘭巧龍又捨不得丟下竹簍裡的草藥，只得咬牙苦撐，而小蝶似乎也是同樣想法，沒說一句要把草藥丟棄的話。下山之後，天色已完全黑了，幸好不曾迷路，而如此折騰，那少年也沒喊過一聲疼。

回到小屋，蘭巧龍和小蝶體力透支，都餓得不得了，小蝶連忙去做飯，幸好還有昨夜的剩飯，便將野菜洗淨丟進去，切了一小塊鹹肉丁一塊兒滾爛，也給那少年盛了一碗。

那少年似乎餓壞了，雖然雜菜粥燙著，他卻飛快的吃完了，小蝶見狀，自動又為他盛了一碗，最後他總共吃了四碗才罷，而蘭巧龍和小蝶只分得一碗。

小蝶去洗碗收拾灶房，而蘭巧龍吃飽有力氣了，她走到少年面前研究起來。

看樣子他的身上也不像會有銀子，但也不像乞丐就是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為何會在山裡受傷？家在何方？如何通知你家人來接你？」

少年悶聲道：「不知道。」

蘭巧龍奇了。「什麼叫不知道？你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，還是不知道家人在哪裡？」

少年撇了撇唇。「都不知道。」

蘭巧龍有些驚奇。「難道你——失憶了？」

少年蹙眉。「我什麼都想不起來。」

一路上他已經想破了頭，無論怎麼想都想不起來自己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為何會在山裡，更不知道身上的傷從何而來。

蘭巧龍不能說他在騙人，因為她自己就是，她也想不起來自己是誰，她到現在知道的一切都是小蝶告訴她的。若是把喪失記憶的她一個人丟著，她一定會很害怕很無助。

因此，她很有同理心的看著他。「不急，你慢慢想，先把傷養好了再說。」

少年眼睛眨也不眨的看著她。「你是醫娘嗎？我記得你有為我把脈。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蘭巧龍露出一個同病相憐的笑容。「因為我跟你一樣，什麼都想不起來。」

第二章 從現在開始，我就要叫你三七。

夜裡，少年發起了高燒。

蘭巧龍看著意識模糊的少年嘆氣。

小蝶急得很。「小姐，怎麼辦？要請大夫來嗎？可是咱們沒銀子了。」

蘭巧龍惋惜地嘆著氣。「是沒銀子，但有比銀子更好的東西。」

她讓小蝶取來白天挖到的三七，洗淨了切片跟一小塊鹹肉一塊兒煎湯，沒一會兒便藥香肉香四溢。

蘭巧龍親自看顧爐火，對鍋裡的三七依依不捨。「這麼好的東西就這麼貢獻出去了。」

小蝶安慰道：「小姐別難過了，咱們明天再上山去找。」

蘭巧龍有些哀怨地說道：「三七成長要三年，可遇不可求。」

藥煎好了之後，小蝶吹涼了餵那少年喝下，蘭巧龍又洗淨搗爛了部分大薊草給少年換藥，又找了幾條布將他傷口都包紮了，過半個時辰再給他把脈，果然已經退燒，且還睡得十分安穩。

主僕兩人忙了大半天，這時也累了，和衣倒床便睡。雖然屋子破爛，可小蝶卻十分講究分際，堅持要睡在蘭巧龍房外的小間裡，而那少年也沒別的房間給他睡了，就鋪了條被子，讓他睡在穿堂裡。

第二日，主僕兩人忙著處理川芎和蒼朮，至於大薊草便不賣了，留給少年敷藥。川芎和蒼朮處理的方式大同小異，都是除去雜質，分開大小，略泡，洗淨，潤透，切薄片，乾燥，兩人忙得昏天暗地。

「妳們在做什麼？」一個人影一拐一拐地出現在灶房口。

聽到少年的聲音，兩人頭也不抬，蘭巧龍低頭切著川芎說道：「桌子上有飯菜和湯藥，你吃了飯把湯藥喝了。」

「我問妳們在做什麼？」少年的脾氣有些暴躁。

蘭巧龍抬眸。「你要幫忙嗎？不幫忙問那麼多做什麼，有空還是好好想想你是誰吧，我們很窮，沒法兒養你太久。」

少年沒好氣地道：「我也沒想著要妳們養！」

蘭巧龍不留情面的問道：「難道你有法子生銀子？都不知道自己是誰還說大話！」

少年的表情無比糾結，冷著臉，轉身就走。

小蝶膽戰心驚地小聲道：「小姐，說話別這麼衝。」

蘭巧龍故意大聲地說：「怕啥？寄人籬下就該低聲下氣，還要什麼少爺脾氣，咱們又沒欠他，不需要看他臉色。」

小蝶想了想，很容易便接受了蘭巧龍的思維，點頭附和道：「那倒也是。」

因為主子在蘭家不受重視，連帶著她這個貼身伺候的丫鬟早習慣了唯唯諾諾，沒想過自己能夠理直氣壯。

晚膳後，蘭巧龍搗爛了大薊草給少年換藥，她故意粗手粗腳的，使勁往傷口上抹草藥。

少年咬著牙瞪她。「妳輕點！」

「已經很輕了，不然你自己換？」蘭巧龍頭也不抬，繼續使勁塗藥。「你吃我的、住我的，要對我心存感激，不是每個人都會選擇把你從山上救下來的，我大可以放著你不管，你要知道這一點，懂嗎？」

有恩報恩，有仇報仇，受人點滴，富湧泉以報，這是做人的道理……

那老人家的聲音又跑出來了，究竟是誰在跟她說話？

「不就是幾頓飯。」少年臉色沉下來。「妳這丫頭，不要再囉哩巴唆的行嗎？聽了心煩。」

他又沒說不還恩情，只是他現在什麼都想不起來，要如何還？偏生這黑炭似的小丫頭沒事就在他跟前碎碎唸，說他又用了她多少藥材，吃了她多少糧食等等，讓他有種虎落平陽被犬欺之感，曾幾何時他需要看人臉色了……

他總感覺到自己過去過的是養尊處優的日子，只是具體如何想不起來，再給他一點時間，他一定會想起來的，到時就不用看這小丫頭的臉色了。

「臭小子！」蘭巧龍掄起小拳頭。「本姑娘好歹是你的救命恩人，對救命恩人說話尊重點行嗎？聽了真想扁你一頓。」

少年瞪視著她。「妳說什麼？扁、扁我？妳一個姑娘家，說話不能斯文些嗎？」

「斯文能當飯吃嗎？」蘭巧龍啐了一口。「要知道，多你一個便多一張口吃飯，我們要把珍貴的糧食分給你，那是多偉大的情操，你要懂得感恩，明白嗎？臭小子。」

少年惱道：「不准妳叫我臭小子！」

「你香嗎你？」蘭巧龍拿手在鼻前搗了幾下，吐了吐粉舌。「臭死了，不知道多

久沒洗澡了，不叫你臭小子叫什麼？叫香小子嗎？」

看著蘭巧龍那驀然伸出來的粉色小舌，他的心口突地一跳，臉色通紅，突然應答不上。

這小丫頭黑不溜丟的，一雙手還乾巴巴的，他怎麼就心跳耳熱了？一定是這破地方待久了，他不正常了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蘭巧龍沒發覺他的異樣，逕自粲笑了起來。「不叫你臭小子也行，從現在開始，你叫三七。」

少年的臉綠了。「三七？這什麼怪名字。」

蘭巧龍理所當然地道：「因為你吃了我寶貴的三七，所以我要叫你三七。」

少年板著臉。「我才不要。」

「由不得你不要，我就要叫你三七。」蘭巧龍扮了個鬼臉，故意喊了聲，「三七——」還拉長了尾音，存心氣人。

不管少年接受與否，由這日開始，蘭巧龍主僕便喊他三七，而他也從相應不理到聽到了三七自然有反應，被動接受了他的新名字。

幾日之後，三七依然什麼都想不起來，倒是從小蝶那裡知道了她們主僕會在這裡克難生活的原因。

知道了之後，他義憤填膺了許久，直罵蘭家人沒良心，欺負兩個沒謀生能力的小姑娘。

小蝶聽了，心裡很是欣慰，私下對蘭巧龍進言，「小姐，奴婢看三七人還挺不錯的，他可為小姐打抱不平了。」

蘭巧龍只哦了一聲。「打抱不平又怎麼樣？能當飯吃嗎？能生出銀子來嗎？不過是無用的情緒。」

「小姐……」小蝶對她這番現實的言論很是無言。

她覺得小姐變了很多，過去她們日子再怎麼清苦，小姐從未說過銀子兩字，可現在不同了，小姐開口閉口都是銀子，跟個財迷似的，讓她很不適應。

三七一拐一拐地走了過來，簡潔地說道：「我餓了。」

「這麼快天黑啦？」小蝶很有奴性的跳了起來。「我馬上去做飯！」

蘭巧龍一邊收拾著藥材，白了三七一眼。「你這個吃貨，除了吃，啥都不會。」

五天後就是市集了，她得抓緊時間，川芎和蒼朮得完全曬乾處理好才行，若是能將手邊的藥材都賣出去，便可以買其他藥材來解她身上的毒，也才能再買糧食和日用品。

「妳——」三七蹙眉，他很想反駁自己不是吃貨，飯點到了肚子會餓本就是天經地義之事，怎麼這樣就是吃貨了？

而且，他也不是什麼都不會，他會的可多了，只是他現在想不起來罷了，等日後他想起來了，要她知道他的厲害……

五日後，是林縣一個月一次的市集，也不是說市集才能賣藥材，而是市集這一日，

山柳村才會有牛車到縣城裡，都是山柳村裡要去縣城做點小本生意的人家，比如賣自個家做的繡品或是打到的獵物和捕到的漁獲，小蝶已經和村頭的范大娘家說好了，讓她們主僕倆順道搭牛車去縣城。

大清早，小蝶煮了紅薯粥，三人簡單吃飽之後，小蝶照例備好了玉米餅和水囊，蘭巧龍已將處理好的藥材用一大塊布小心翼翼地包了起來。

三七忽然出聲道：「我也要去。」

「你去做什麼？」蘭巧龍看著他很是嫌棄。「你傷還沒全好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的，跟去沒用處。」

為了給他換藥，她和小蝶在百忙之中又去山上摘了許多大薊草，她們這麼累，他還不安分，當她們去縣城裡玩嗎？

「沒全好也好了大半，妳天天給我換藥，不是最清楚嗎？」三七斜睨著她。「還是，妳不相信妳自己的醫術？」

蘭巧龍啐了一口。「你才不相信你自己是個男人。」

三七臉又綠了。「妳就不能好好比喻嗎？」

蘭巧龍不想多費舌唇，簡短地道：「總之你乖乖待在家裡等我們回來，要是閒得慌，就把屋裡屋外掃一掃，落葉挺多的。」

三七眼睛眨也不眨的看著她。「出去走走，說不定能想起什麼，妳不是很想我快點想起來，別在妳這裡白吃白喝嗎？」

小蝶眼睛一亮。「是啊，小姐，出去看看，也許看到熟悉的景物就想起來了，東村那個毛大摔進田裡忘了事情，過了幾個月，在同個地方又摔了一次便什麼都想起來了，三七也可能這樣。」

兩票對一票，蘭巧龍只得妥協。「好吧，讓你跟去，不過你可別想買什麼，我們可沒半文錢。」

三七很是鄙視地撇了撇唇。「跟妳說我不是跟去玩的，是去找回記憶的。」

蘭巧龍咬牙。「那虛無飄渺的記憶，最好是找得到！」

小蝶又重新打包，裝了三人份的玉米餅和水，看看時辰快到了，連忙到村頭范大娘家去集合，到時已經有許多村民駕著牛車來了，大夥兒一塊上路有伴，也好有個照應。

蘭巧龍後來才知道，小蝶和村民關係挺不錯的，畢竟在這兒住了七年，初時大家見她們只有兩個年幼的小姑娘，因此對她們格外關照，村長也會時不時到她們屋前巡視，看看她們有沒有事。

至於她呢，小蝶說，從前她傻了很久又不會說話，不愛出門，跟村民之間幾乎沒有互動，可如今小蝶已經廣為宣傳說她的病好了，如今不傻也會說話了，村民們都為她們高興。

「小蝶啊，這小伙子就是妳們在山裡救回來的那個小子啊？」牛車上的古大娘看著三七問道。

小蝶淺淺一笑。「是啊，大娘。」

古大娘點了點頭。「長得挺周正的。」

三七打從被蘭巧龍主僕救了就一直被打壓，如今總算有點揚眉吐氣之感，他對古大娘露出一個迷人的微笑。「大娘眼光挺高。」

蘭巧龍翻了個白眼。「幸好我早上吃得不多，不然這會兒要吐了。」

三七揚了揚眉道：「不要嫉妒我長得好，妳好好補補，假以時日也能像我這般顯眼。」

在他看來，蘭巧龍長得不難看，巴掌大的瓜子臉，秀氣的眉，一雙眼睛很是靈動，小鼻子挺俏的，菱唇也頗為水嫩，就是膚色太黑了，尤其是雙手還乾巴巴的像個八十老婦的手，若是能白些，肯定是個水靈標緻的姑娘。

「人不要臉，天下無敵，你逗笑我了。」蘭巧龍對三七嗤之以鼻的說道：「一分錢都不會掙，長得好看有何用處？還不如賣豬肉的。」

三七確實長得不錯，劍眉星目的，身量頗高，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人。

三七又被戳到痛腳了，咬牙切齒道：「妳等著，我會給妳很多銀子！」

蘭巧龍翹了翹嘴角。「好，我等，有銀子當然要等，不等的是傻瓜，言而無信的是麻瓜！」

牛車上的眾人都奇了。「什麼是麻瓜？」

蘭巧龍一愣，她怎麼會說出麻瓜這個詞？

麻瓜就是沒有魔法能力的一般人，意指普通人。

有人這麼跟她說過。

不過，並沒有人追究麻瓜的由來，古大娘逕自摀著嘴笑。「敢情你們是對歡喜冤家來著，看起來是頗為般配。」

三七和蘭巧龍倒是異口同聲了，「誰要跟他（她）般配！」

眾人都笑了起來，一路說說笑笑，半個時辰便進了縣城，約好了回村的時間，各自解散。

蘭巧龍不跟眾人往市場去，問了路人，便興沖沖的找到了藥鋪林立的西大街上，除了藥鋪醫館，還有許多酒樓飯館，儼然是城裡最熱鬧的一條街。

三七知道她們此行便是來賣那搗鼓了好幾日的藥材，因此也沒什麼異議，跟著她們走。

蘭巧龍在一間名為「保安堂」的醫館停了下來，她不假思索的走進去，小蝶和三七跟上。

「小哥，請問你們這兒收不收藥材？」

蘭巧龍笑容可掬地道明來意，櫃檯後的伙計隨即喊了管事出來，管事看了布包裡的藥材之後，開了一兩銀子的價錢。

「一兩銀子啊！」小蝶很是興奮，她一直懷疑這些黑漆漆木頭似的東西真能賣錢嗎？如今居然值一兩銀子，是她們一個月的月例銀子啊！

蘭巧龍卻是蹙眉。「怎麼可能只值一兩銀子？」

小蝶拉了拉蘭巧龍的衣角，小聲問道：「小姐，您怎麼知道不是這個價？一兩銀子很多了，快賣了吧！不然管事反悔就不好了。」

蘭巧龍不為所動地道：「我就是知道不只這個價錢。」

她並不曉得自己為何知道，但她很肯定她布包裡的藥材絕對不只一兩銀子，不但不只，還遠遠高於一兩銀子。

「這位小姑娘說得對。」管事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。「一兩銀子已經很多了，我還有事要忙，若妳們不賣，那就出去吧，別耽誤我做事。」

蘭巧龍二話不說的收起布包。「咱們到別間醫館問問。」

「小姐……」一兩銀子啊，小蝶覺得很可惜，若是別家醫館不收怎麼辦？

「等等——」管事驀地又叫住了他們，還變出一張笑臉來。「這樣，再加個一兩，一共二兩銀子，多的可沒了，事實上我們醫館有固定的採藥師傅，我是看在妳們把藥材處理得不錯，這才勉為其難收的。」

小蝶歡天喜地道：「小姐，加一兩耶！」

蘭巧龍仍是蹙眉。「還是太少。」

這是她和小蝶辛辛苦苦了十來日的成果，可不能讓人占了便宜。

「走，咱們去城裡最大的藥鋪！」

丫頭，要知道，越是大的藥鋪和醫館越不會欺人，為何？因為有信譽，不會為了點營頭小利砸了自己招牌。

她現在已經不去想是誰老在她耳邊說話了，反正有個聲音提點著也不錯，總有一日，她會想起來的。

「妳這小姑娘怎麼性子這麼急？」那管事笑吟吟的走出來，攔住了他們的去路。

「好吧，今日我就發發慈悲，用三兩銀子收購妳這些藥材，保管妳去任何地方都沒有這個價了。」

三兩！小蝶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，開心地都快哭了，可是蘭巧龍卻把布包打了結，揣在懷裡。

「不必了，我的藥材不賣你。」

她轉頭大步走了出去，小蝶一邊喊著小姐、小姐，一邊可惜的一步三回頭望向那出了三兩銀子的管事，最終還是跟了上去追著她家小姐。

三七則由頭至尾冷眼旁觀，一等小蝶追出去之後，他才冷冷睨視著那管事，表情極其乖張的哼了一聲。

「你好樣的，也有年紀了，占個小姑娘便宜，你好意思嗎你？不怕生兒子沒屁眼？」

那管事登時漲紅了臉。「關你屁事！給我滾！快滾！」

三七一雙墨玉似的眸子輕蔑地瞟著管事。「腳長在本少爺身上，本少爺要走，隨本少爺的高興，不許你支配本少爺的去向。」幾句話，他說得順口。

「我呸！」那管事沒好氣的啐了一口。「憑你這乞丐樣也配自稱少爺，真是晦氣，快給我滾！」

三七這才想到自己身上的衣物確實上不了臺面，尤其是褲子滿是補釘，那是小蝶給補的，衣衫上還有不少洗不乾淨的血漬，因為也沒衣衫可以替換，只得將就著穿，看在外人眼裡確實和乞丐沒什麼不同，而適才他也不知怎麼搞的，少爺兩字就自然而然的說了出來，難道他以前是個少爺？

該死，都快半個月了，他什麼都想不起來，他究竟是誰？何時才能恢復記憶？雖然他知道這事急不來，可靠兩個小姑娘吃飯，他心裡怎麼也不舒坦，若他能恢復記憶，且真是個少爺，他要好好報答她們兩個，將她們接到府裡住，讓她們不再受那可惡的藺家欺負，也不必再辛苦上山採藥、弄藥，他要讓她們一輩子吃穿不愁。

前提是，他得想起來自個兒是誰才行，否則所有的規劃都是空談，他就只是個靠小姑娘吃飯的傢伙而已。

一看到他慢條斯理的走來，藺巧龍便連聲催促，「你在裡面拖拉什麼？怎麼這麼晚才出來？我已經打聽好了，城裡最大的醫館叫榮安堂，距離這裡並不遠，咱們快去。」

三個人很快找到了榮安堂，不愧為縣城最大的醫館，金漆招牌格外招眼，坐堂大夫就有六名，問診的病人川流不息，藥童各忙各的，櫃檯後有個身著錦緞的中年男人在負責配藥，旁人喊他馮掌櫃，另有四個藥生圍著櫃檯，時常互相碰撞，古舊的長木椅坐著一排候診的病人。

藺巧龍對那馮掌櫃道明來意，馮掌櫃走出來看了看她布包裡的藥材，點了點頭。

「是川芎和蒼朮。」

他又細細看了一番之後，開價五兩銀子。

藺巧龍心裡有個聲音告訴她，就是這個價了。

她甜甜一笑。「成！」

馮掌櫃對她的藥材很感興趣。「這些藥材是妳自個兒弄的嗎？」

藺巧龍自豪的重重一個點頭。「是我自個兒上山採的，也是自個兒處理的。」

「挺好。」馮掌櫃點了點頭。「以後有藥材也拿來，我會給妳一個好價錢。」

藺巧龍露出一個燦爛的笑容。「多謝掌櫃！」

有銷售的管道了，今後她只要勤勞點上山挖寶，不愁過不上好日子。

馮掌櫃走進櫃檯數了五兩銀子給她，藺巧龍拿出事先寫好的配方。「勞煩您，我要抓帖藥，要十日份。」

馮掌櫃看著單子，有些詫異。「這是解毒的藥方吧？是解什麼毒這麼複雜？」

藺巧龍笑了笑，並沒說明。

這時，有幾人匆匆忙忙抬著一個男人進來，其中一人高喊著，「救人啊！薛大夫在嗎？薛大夫可在？！」

馮掌櫃連忙從櫃檯裡出去。「這不是林勇嗎？怎麼回事？」

一人道：「山裡下雷陣雨，據看見的人說，他給雷擊中了。」

馮掌櫃讓藥童去叫薛大夫，不一會兒，薛大夫便匆匆從看診裡間走了出來，他火速蹲下給林勇把了脈，開口便是一句「不好」，讓眾人的心瞬間提到了胸口。

半晌，他搖了搖頭，凝重地道：「心音和脈搏都消失了，沒救了，準備後事吧。」

聞言，把人抬來的都急了起來。「林勇的媳婦兒才生了兒子，薛大夫，您是城裡最高明的大夫，您一定有法子的，求求您救救林勇！」

薛大夫搖了搖頭。「我說沒救就是沒救了，你們快點去找他媳婦兒來見他最後一

面吧。」

一個聲音冒了出來。「我能看看他嗎？」

眾人一看，是個黑黑的醜姑娘，紛紛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面面相覷，有人甚至嗤之以鼻的發出了切聲。「看什麼看？妳看看便能救活嗎？」

眾人一致的想法，生死存亡關頭，她一個丫頭片子湊什麼熱鬧？

蘭巧龍眼睛盯著林勇，不以為意地道：「是電擊傷，我看著不像沒救的樣子，應該可以救看看。」

聽到這一番模稜兩可的話，有人不耐煩了。「小姑娘，妳不要添亂了行嗎？薛大夫都不能救，妳說什麼大話？」

蘭巧龍嘀咕道：「薛大夫是薛大夫，我是我，沒人規定薛大夫不能救的人，我也救不了。」

馮掌櫃已讓伙計取了蘭巧龍買的藥材出來。「小姑娘，這裡沒妳的事了，妳快走吧，下回有藥材再拿來賣便是。」

薛大夫可是他們榮安堂的招牌，哪容得了這小丫頭在這裡信口開河，沒大沒小。

「不是說他媳婦兒才生了兒子嗎？」蘭巧龍蹙眉嘀咕，「怎麼不讓我看看？」

「快走吧，小姑娘！」馮掌櫃怕得罪薛大夫，再次下逐客令。

「慢著。」薛大夫倒是開口了，年過六十的他，一雙眼睛十分犀利的看著蘭巧龍。

「小姑娘，妳就試試吧！俗話說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妳說得對，老夫治不好，未必代表妳也治不好。」

蘭巧龍馬上欣賞起眼前這位顯然很有地位的薛大夫來，不驕不矜，也不會倚老賣老，真是難得。

她看著薛大夫隨身帶著的針灸包，心裡升起一股異樣的感覺——她會用針。適才她還不明白自個兒要怎麼救人，可現在她清楚了，也篤定了，她要用針救人，她會用針，她是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才，這不是她往自己臉上貼金，是有人這麼對她說過。

她不假思索地問道：「薛大夫，您的銀針可以借我用用嗎？」

薛大夫點了點頭。「姑娘隨意。」

蘭巧龍要去拿那針灸包，可小蝶卻忽然死死地拽住了她，死活不肯放手，她攔著蘭巧龍，急得快哭了，壓低聲音悄悄地說：「小姐要做什麼？萬一把人醫死了，可是要坐牢的！」

「不要醫死就行了。」蘭巧龍語氣特別的認真，一根一根掰開小蝶的手指。

小蝶卻是說什麼也不依。「小姐根本就不會針灸，這是拿針要做什麼啦！」

她從前在蘭府裡看過大夫針灸，那是要把細細的針插進皮膚裡，那些個大夫都是學有專精，小姐不過是靠著識得幾味草藥就這麼亂來，那可不行，她絕不能讓小姐去送死！

「妳就這麼不信任妳家小姐嗎？」三七在旁哼了聲。「難道妳家小姐曾騙過妳？」小蝶一愣。

從前小姐是傻的，無從騙她，而小姐醒了之後確實沒有騙過她，小姐說挖的那些

草藥能賣錢，確實真的能賣錢。

「快放手吧。」三七嘴角一哂。「不然延誤了病情，妳可要成罪人了。」

小蝶不自覺的鬆了手，蘭巧龍連忙取了針灸包到林勇身邊，見他已陷入了昏迷，她手起針落，取穴人中、內關、湧泉，不一會兒，見他四肢抽搐，再取穴陽陵泉、合谷、太沖。

她落針俐落，手法熟練，林勇很快便甦醒了。

「醒了！醒了！」眾人又驚又佩，頓時歡聲雷動，有人還鼓起掌來。

蘭巧龍起針，將針收好，說道：「沒事了，好好休息，暫時不要做體力活，每日一帖補陽湯，喝足一個月即可。」

她將針灸包還給薛大夫，薛大夫卻不伸手去接，只直勾勾看著她。「小姑娘，妳這一手神乎其技的針灸之術師承何方？可否告知老夫？」

蘭巧龍鄭重的點了點頭。「等我想起來，我一定告訴您。」

薛大夫不解道：「這是何意？姑娘想不起來自個兒師傅是誰嗎？」

小蝶忙道：「我家小姐失憶了，什麼都不記得了，連自個兒名字都不記得。」

薛大夫一愣。「哦？有這種事？」

「這種事還挺多的。」蘭巧龍呶呶嘴指了指三七。「喏，他也失憶了，也是什麼都想不起來，也是自個兒叫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薛大夫看看三七又看看蘭巧龍，一愣一愣的，也不知道這三個孩子是說真的還是在戲弄他，不過，他決定不追究，只道：「若不嫌棄的話，這個針灸包就送給姑娘了，老夫的針灸術不及姑娘的十分之一，留在老夫身邊，不如在姑娘身邊有用。」

「怎麼會不及我的十分之一？您太客氣了。」蘭巧龍只當薛大夫在說客氣話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不過，我確實少了個針灸包，既然您老願意割愛，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，謝謝您了。我一定會好好用這個針灸包，不辜負您的一番美意。」

這時，一個漢子衝了過來，往蘭巧龍手裡塞了一塊銀子。「林勇是我的結拜兄弟，今日姑娘救了林勇一命，我代林勇謝姑娘的救命之恩，姑娘千萬留下住址，等林勇醒了，定當登門拜謝姑娘的救命之恩！」

蘭巧龍在袖裡掂量著手裡的銀子，這一塊銀子分量不少啊，沒想到隨手救了人還能有診金，真是意外之財，貪財了、貪財了。

她笑吟吟地說道：「我們住在山柳村，找姓蘭的人家便是，要是病患還有什麼不舒服，儘管來找我。」

這叫保固期，醫後服務，醫者必須要有這分自覺，可不是醫好了人便可以撒手不管了，多的是當下好了，隔天便翹辮子的情況發生。

呸呸呸，雖然不吉利，但說話的老人家說的是有幾分道理，她決定照做。

三人出了榮安堂，蘭巧龍把銀子全部交給小蝶保管，小蝶一直捏自己臉頰確認。

「我不是在作夢吧？」

這是多少銀子啊？現在就算胡嬤嬤一年不來送月例銀子，她們也不怕了。

蘭巧龍心情大好，大方地道：「找間飯館，咱們好好吃一頓。」

正在物色飯館，就聽到路邊傳來嗚嗚咽咽之聲，蘭巧龍望過去，街邊一個滿頭白

髮、衣衫襤襤的老人家和一個六、七歲大的孩子在乞討，那孩子一身破爛的躺在草蓆上奄奄一息。

蘭巧龍摸了摸懷裡的針灸包，這下不會辜負薛大夫的美意了，恰好可以派上用場。

「等會兒再吃飯，先去救人！」她快步朝那一老一小走過去，小蝶連忙跟上，三七則慢條斯理在後頭走著，一邊不以為然的搖著頭。

這丫頭也太愛管閒事了，敢情是救人救上癮了？要知道，這世道並非只有黑和白，不是救了人就一定會被感激。

「哎呀！我苦命啊！」見有人靠近，老人家旋即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哭道：「我可憐的孫啊，爺爺沒用，沒錢給你治病，要是燒壞了腦子，我可怎麼對你死去的爹娘交代……」

路過的人，有人見孩子可憐便往碗裡丟了銅板，老人家立即千謝萬謝，一等人走遠，他便馬上將銅板收起，迅速地揣進衣褲的內袋裡，動作十分流暢。

財不露白，小心點也沒錯。蘭巧龍對這一幕看在眼裡，不以為意，蹲身給渾身髒兮兮的孩子把脈，旋即取出了銀針。

老人家見她舉動，馬上氣急敗壞的喝斥，「妳做什麼？快放手！」

小蝶已經跟過來了，她氣喘吁吁地道：「老人家，您不必擔心，我家小姐是大夫，她要給您的孫子看病。」

老人家揮了揮手，趕蒼蠅似的說道：「不需要，走走，妳們快走！」

「孩子正在發高熱，再下去會燒壞腦子。」蘭巧龍嚴肅地道：「您是擔心診金嗎？您老直管放心好了，我一毛錢都不會跟您要。」

老人家卻是油鹽不進的說道：「妳管人家的孩子會不會燒壞腦子，關妳啥事？我叫妳走妳就走，別在這兒礙事！」

小蝶皺著眉，她實在無法認同這老人家對主子的無禮。「老人家，您是不放心我家小姐的醫術嗎？我家小姐適才才在榮安堂救了一個人，且是那榮安堂赫赫有名的薛大夫都說不能救的人。我家小姐卻救活了，您去打聽看看便知。」

老人家嗤了聲。「我管妳救了幾個人，總之妳不要碰那孩子便是。」

蘭巧龍眼睛眨也不眨的看著老人家。「我做不到。」

老人家掏了掏耳朵，「妳說什麼？！」死丫頭，敢情是敬酒不吃吃罰酒，敢壞他的財路，他可不會跟她們客氣！

蘭巧龍神色如常地說道：「孩子燒得只剩一口氣了，我做不到視而不見，我非救他不可。」

老人家氣得跺腳。「妳管他剩幾口氣，跟妳有什麼關係？我可警告妳，若妳敢動那孩子一根手指，我就跟妳沒完，非報官抓妳不可！」

蘭巧龍面不改色的說道：「好吧，若是您不相信我的醫術，那麼把孩子送到醫館去，診金我出便是，現在就送去吧。」

老人家怒道：「妳這丫頭怎麼那麼煩人？我不是說不需要了嗎？什麼都不需要！妳是聽不懂人話是嗎？快滾，我讓妳們快點滾蛋！」

三七狀似閒雜人等的晃了過來，他嘴角一哂，挑了挑眉道：「老人家，莫非你是

靠這孩子在博取同情斂財的？否則有人免費要給孩子治病，你怎麼死活不同意了？還是，這孩子會發高熱是你故意為之？」

老人家騰地漲紅了臉。「你是誰？少在那胡說八道、含血噴人了！我怎麼會故意讓自己的孫子發熱……」

三七挑釁地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你有什麼理由阻止這位小姑娘救人？」

路邊開始有人在竊竊私語了，有個大娘道：「我適才在榮安堂親眼見到這個小姑娘救了個人，連薛大夫都沒法子，但被這小姑娘給救活了。」

小蝶揚眉吐氣道：「老人家，這下您可信我家小姐會施針了吧？」

老人家迫於無奈，只好道：「好吧！妳要救就快救，若是有個差池，讓妳吃不完兜著走。」

蘭巧龍不理他的恐嚇，她取出銀針，取穴大椎、曲池、合谷、少商、人中，不少人圍過來看她施針，對她施針的手法嘖嘖稱奇。

起針後，孩子的高熱已逐漸下降，蘭巧龍捏著孩子的人中，輕聲道：「孩子，你聽到我說話了嗎？你能睜開眼睛嗎？跟你在一塊兒的人真是你爺爺嗎？」

老人家見她舉動又火冒三丈了！「妳現在又是在做什麼？妳把好端端在睡的孩子喚醒做什麼？而且妳問那什麼鬼話？我當然是他爺爺，否則我是誰？」

蘭巧龍冷聲道：「這孩子似是服了藥才會高熱昏睡，若是一直服同樣的藥，他便會一直出現高熱病症。」

老人家臉色一變。「妳、妳說什麼？」

三七一派閒涼的接口，「那麼你就可以一直利用這孩子來博取同情斂財，而照理來說，親爺爺是不會對親孫子做這等惡劣之事，除非這孩子跟你沒半毛關係，你才會如此沒心沒肺。」

頓時，圍觀者均一片譁然，蘭巧龍揚聲道：「各位！這個人利用孩子斂財，請你們哪一位去報官吧！定要將這孩子的來歷查個一清二楚！」

聞言，那老人家對蘭巧龍撲了過來，身形之猛根本不像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家，他惡狠狠地道：「臭丫頭，敢胡說，老子撕爛妳的嘴！」

三七見狀，閃電般衝了過去，他不由分說的攔腰抱住老人家的腰，一腳朝老人家的下肚踢去，同時一把將人摔了出去，老人家的灰白假髮和鬍子都掉了，眾人這才看清楚那根本不是什麼老人家，而是個中年漢子，這下可把大家驚呆了，他們有人剛剛還往碗裡投了銅錢哩。

那漢子被摔倒在地之後馬上站了起來，他擣起衣袖，凶神惡煞般的對三七說道：「好啊！敢摔老子，老子今天玩死你！」

他抄起地上的柺杖對著三七奔過去，高舉柺杖，劈頭便要對三七的頭頂打下去，小蝶嚇得尖叫，三七抬手格開了柺杖，一拳出去擊在漢子腹部，漢子挨了一拳，想回擊三七的左肩，三七將身子一縮，左手一抖，那漢子便向後仰翻在地。

這一招乾淨俐落，太過精采，甚至還有人鼓掌叫好了起來，現場也聚集了越來越多的群眾。

對於三七的身手，蘭巧龍很是驚訝，她對三七身上的傷最清楚不過了，他的傷還

沒好全，能這樣打鬥，可見他是有功夫底的。

「官差來了！」

由遠而近的馬蹄聲，也不知誰去報了官，此時來了四位衙役，那漢子見事情鬧大了便想逃，顧不得痛，連忙從地上爬起來，三七疾步奔到他身邊一蹲，來了個掃堂腿，那漢子再度倒下且呻吟不止，竟然再也站不起來了。

蘭巧龍暗暗吃驚，敢情三七那是鐵腳不成？否則那漢子怎麼被一踢便動彈不得了？

「讓讓！怎麼回事？」官差下馬來詢問。

蘭巧龍對官差做了說明，說那孩子極有可能是被拐走的孩子，漢子被官差押走了，孩子也讓官差送到醫館去了，人群散了，一場鬧劇終於落幕。

蘭巧龍到三七身邊察看。「你沒事吧？」

三七悶哼一聲。「有事，怎麼沒事？」

「明知道自己身上有傷，所以說，誰讓你逞強了？」蘭巧龍上上下下的看著他，唸歸唸，還是很緊張他的。「傷到哪裡了？」

三七彎身，蹙眉指指自己肚子。

蘭巧龍瞪著他肚子看。「傷到腹部了？」

奇怪，適才她沒看到那漢子有碰到他腹部啊，倒是他給了那漢子腹部重重一拳，要說痛，也是那漢子痛才對，他在痛什麼？

三七突然直起身子，嘻皮笑臉的一笑。「是肚子餓了。」

害她緊張了一下，蘭巧龍忍不住重重捏他臉頰。「讓你貧嘴。」

小蝶這時也過來了。「三七，你是練過拳腳功夫是不是？怎麼也不早說？剛才你跟那人打起來，差點沒把我嚇死。」

三七撇了撇唇。「我這不是失憶了嗎？妳問我，我問誰？情急之下，功夫自然便使出來了。」

小蝶這才哦了一聲。「對耶，你失憶，我給忘了。」

三個人就近找了間飯館，結結實實點了一桌子的菜，吃飽了，又去買了一些糧食和日用品，還去成衣鋪子一人添了三身衣衫，這才去集合地點等待回程的牛車。想到不虛此行，賺了許多銀子，蘭巧龍一路上心情好的直哼歌，對她未來的藥材之路充滿了信心！

只要勤些上山找草藥，他們很快就能過上好日子了，屋子會漏雨要翻修，家具也破破爛爛需要換過，三七老睡地上也不是辦法，得給他買張木板床，在冬天來臨之前，她要做的事情還很多……

第三章 若食言違誓，一輩子不能人道

蘭巧龍每日服用一帖她自己開的解毒藥方，果然不出她所料，沒幾日就顯出效果來了，膚色漸漸透亮，雙手也有了光澤。

小蝶對此變化嘖嘖稱奇。「小姐的藥方怎麼那麼神奇啊，您之前究竟是生了什麼病，為何皮膚會漸漸變黑？」

「我沒病。」蘭巧龍哼了哼，冷冷地道：「我懷疑是有人給我下了毒，至於是誰，

我想答案不必我說也昭然若揭了吧？」

小蝶瞪大了眼睛，惶恐地搖著雙手。「奴婢沒給小姐下毒！奴婢真沒給小姐下毒！」

這裡長年只有她和小姐兩人，小姐這是在說她下了毒？冤枉啊！她哪裡會給小姐下毒呢？

蘭巧龍哭笑不得，她揉揉小蝶的頭。「傻丫頭，不是在說你，我說的是那個胡嬤嬤。」

說起來，小蝶還小她一歲哩，從小便肩負起照顧她的責任，還對她這個落魄主子忠心耿耿的，實在難得。她發誓，今後她一定帶著小蝶過上好日子，絕不辜負小蝶的一片忠心。

「原來是說胡嬤嬤啊。」小蝶頓時放心了，可又想起什麼似的說道：「可是，胡嬤嬤會有那麼大的膽子敢給小姐下毒嗎？畢竟小姐是蘭家的大小姐，是大爺的親生骨肉，她一個下人怎敢做這等勾當？」

「還不簡單。」蘭巧龍揚了揚眉。「胡嬤嬤的背後必定有人。」

至於是何人，她也不敢斷言，除了沈姨娘之外，能狠心將她送到這破山村來的祖母和親爹也有嫌疑。雖然她是蘭家的骨肉，但他們看她不順眼，不想她活在這世上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

她總有一天要回蘭家的，她想不起來的那些記憶，興許在蘭家能找到答案，至於給她下毒的這筆帳，她也要討回來。

「你們是聊完了沒？」桌邊的三七不耐煩的敲了敲桌面。「何時做飯？我肚子餓了。」

聞言，小蝶立即跳了起來往灶房裡奔。「我去做飯！」

對於小蝶的奴性，蘭巧龍已經懶得糾正了，明明三七是寄人籬下，卻使喚小蝶使喚得那麼理所當然，氣人的是，小蝶也由著他使喚，好像天生該伺候他似的，讓她看得為之氣結，卻是拿小蝶的奴性一點辦法都沒有。

「我可警告你——」蘭巧龍沉下臉來。「小蝶是我的丫鬟，你對她客氣點。」

三七慢騰騰地道：「我只是叫她去做飯而已，哪裡不客氣了？難道你不吃飯？不然你去做飯？」

他也不知道怎麼搞的，明明是覺得她變好看了，想誇她一兩句的，話到嘴邊卻變成了挑釁，彷彿兩人不鬥上幾句，他心裡就不舒坦似的。

不過，鬥嘴歸鬥嘴，他心裡有數，她們主僕都是好人，等他找回記憶，他一定不會虧待她們。

「小子，敢情你是不懂禮貌，本姑娘不介意教教你。」蘭巧龍清了清喉嚨。「你可以說，『小蝶姑娘，我肚子餓了，勞煩你去做飯好嗎？吃完了飯，我會洗碗收拾灶房，你直管去休息』。」

三七扯了扯嘴角。「我瘋了才那麼說。」

蘭巧龍掄起粉拳，皮笑肉不笑的看著他，笑得令人發毛。「那你就當自個兒瘋了。」這時，小蝶端了一碟炒青菜和一盤紅燒肥腸回來，好脾氣地說道：「好了，小姐、

三七，快別拌嘴了，飯菜馬上就好了。」

經過月餘的相處，她很明白三七肚子餓脾氣就會上來的毛病，因此她不會跟他計較的，做飯嘛，沒什麼，反正每天都要做的，早點做跟晚點做沒什麼分別。

三人吃完了飯，蘭巧龍便計劃起明日要上山採藥，小蝶如今知道她們採的草藥真能賣錢了，也對此事興致勃勃，巴不得天一亮就出門。

三七翹著二郎腿看她們主僕興高采烈的規劃路線，冷不防說道：「我也去。」兩人同時看向他。

蘭巧龍睜起了眼，嚴格來說，他的傷已經都好了，只差沒恢復記憶，沒理由不跟去採草藥，再說他是男人，肯定力氣比她們大得多，要是有重的都給他揹好了，既然他自己開口了，她也不必跟他客氣。

蘭巧龍巧笑倩兮道：「好啊，你也去，是你自己說的，可不要後悔啊！」

她笑得開心是因為多了個能挖能揹的生力軍，不想她璀璨的笑容卻令某人眩惑了。

原來這丫頭笑起來這麼美，她平時凶巴巴的，應該多笑笑才是。

一夜無話，倒是三七作了個令他自己也臉紅心跳的美夢。夢裡，蘭巧龍掉進了山崖裡，他跳下去救她，不小心卻壓住了她的身子，嘴唇剛好疊在她唇上，她胸前的柔軟頂在他的胸膛上，小巧飽滿，他情不自禁的吻開了她的唇，舌尖滑了進去，勾纏她的丁香小舌……

與其說這是個美夢，不如說是春夢來得正確，因為，晨起後，他發現身子有些變化，那啥的，遺精了……幸好還有兩身衣衫可以替換，否則他不能見人了。

趁著蘭巧龍和小蝶還沒起來，他趕緊換了衣衫，到後院胡亂把換下來的衣衫洗好晾了，還故作無事的在院子裡練拳，自己都覺得做作得很，分明是此地無銀三百兩。

三七自個兒心裡有鬼，但蘭巧龍和小蝶都是尚未出閣的黃花大閨女，根本沒發現他的異狀，一早，小蝶煮了三根玉米又煎了六個肉餅當午餐，並且帶上足夠的涼茶，能夠消暑解熱，預防中暑。

小姐說，現在他們有銀子了，不需要吃得那麼刻苦，要對自個兒好一點，因此現在他們飯桌上便常常有肉，這會兒灶房裡還有兩大隻豬蹄呢，豬毛已經燒盡了，待會滷起來，晚上回來便能吃了。

她不知多久沒吃過豬蹄了，想到豬蹄的滋味，她口水都要流下來了，之前她祈禱老天讓小姐不傻就好了，沒想到小姐不傻之後她也能跟著過上好日子，還能吃著豬蹄，真的是太好了。

「在想什麼？瞧你一臉要喜極而泣的。」蘭巧龍端詳著小蝶，不知道這個很容易滿足的小丫鬟又在想什麼了。

小蝶是個令她驚奇的丫頭，常常很多想法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令她讚嘆不已。

小蝶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「奴婢是想，晚上能吃豬蹄真的太好了。」

「……」蘭巧龍無語，吃個豬蹄就高興成這樣，她驀地發起宏願來，「等著，以後讓你吃龍肉！」

小蝶嚇得直搖手。「不不，奴婢吃豬蹄就好了，不需要吃龍肉。」

三七冷眼旁觀，這主僕兩人經常瘋瘋癲癲的，他已經習慣了，懶得搭理她們，他撇唇噴了一聲。「要出發了沒？妳們女人就是麻煩，出個門要磨蹭老半天。」說完，他冷不防打了個冷顫。

要命，他這印象是從哪裡來的？難不成他以前經常等女人出門？他是個眠花宿柳的花花大少嗎？

蘭巧龍這丫頭有些古板，肯定不會喜歡花花公子……思及此，他才猛然間意識到，自己不知從何時起，竟對她起了異樣的心思。

「出發嘍！」蘭巧龍氣勢如虹的吆喝了一聲，三個人天才濛濛亮便出門了。

這回有三七同行，小蝶事前又去向隔壁奉大叔家多借了一把鋤頭，至於鏟子和竹簍，她們已經自己添購了，不需要再向奉大叔借了。

夏季的日頭來得很快，他們揹著竹簍才走到山腳下，太陽就出來了。

三人往山裡走，小蝶睜大了眼睛找上回挖過的川芎、蒼朮、大蘋草，生怕錯過了，卻聽得蘭巧龍驚喜的喊道：「哎呀！是蘑菇！」

三七和小蝶靠過去，就見草叢中有一簇白白圓圓的東西，小蝶問道：「小姐，這藥材長得白胖可愛，跟咱們上回挖到的藥材截然不同。」

「這不是藥材。」蘭巧龍笑吟吟地說道：「這是食材，燉雞可美味了，明兒買隻雞燉了，保管妳把舌頭也吃下去。」

她歡喜無比的將那一大簇蘑菇摘下來，心裡有個聲音在告訴她，這是無毒蘑菇，是可以食用的。

小蝶聽得喜笑顏開。「小姐怎麼知道蘑菇燉雞是什麼味道？」

她打小跟在主子身邊，主子有沒有吃過蘑菇燉雞，她最清楚，她敢說，蘑菇這種食材她是頭一回聽到。

蘭巧龍無奈地說道：「我也很想知道我是哪時吃過，等我想起來，我再告訴妳。」小蝶吐吐舌頭。「奴婢又忘了小姐失憶。」

三人往山裡行了一盞茶工夫，蘭巧龍發現了一大片的葛葉，她喜出望外，差點沒叫出來。

「小姐，是什麼？」小蝶緊張地問道，三七也不置可否的看著她，等她回答。

「是葛葉！」蘭巧龍對他們說明，「順著葛藤往土裡挖，就能找到葛根了，這葛根的功效是解肌退熱、透發麻疹、生津止渴、升陽止瀉，是很好的藥材。」

放眼望去沒有盡頭的葛葉，在她眼裡全成了白花花的銀子。

「那還等什麼？挖吧！」三七率先動手，一路上他扛著鋤頭，總算有用武之地了。三七挖得頭也不抬，蘭巧龍和小蝶跟著加入，兩人拿著鏟子速度雖然慢了點，但慢慢的也挖出點成績了。

正午，日頭曬人，三人找了陰涼處坐下來吃午飯，將帶來的食物全吃完了，三七拍拍屁股起身，要繼續挖葛根。

「不許起來。」蘭巧龍開口了，她瞇眼指指天上。「現在正曬著，要是勞動恐會中暑，所以你們得聽我的，咱們三個躺著休息半個時辰再繼續挖，因為哪，休息

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。」

丫頭，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，當有充分的休息，才能迎接下一階段的任務。下午，三個人又幹勁十足的繼續挖葛根，直到夕陽漸漸西移，考量著還要下山，只得忍痛停工，明天再來挖。

路上，小蝶打了雞血似的嘰嘰喳喳個不停，「小姐，咱們今天挖的這些葛根能賣多少銀子啊？」

不知不覺，她也追隨主子的腳步，成了小財迷了。

「要想賣到好價錢，還要做成葛粉才行。」對於講解藥材，蘭巧龍向來是不厭其煩的。「將葛根清洗之後打碎，把打碎的葛根用布包起來放在水裡搓揉，跟著定粉、漂洗，最後風乾，每道程序都馬虎不得。」

小蝶仔細聽明白了，問道：「那咱們明天是要先做葛粉還是再上來把剩下的葛根都挖了？」

蘭巧龍理所當然地道：「當然要先把剩下的葛根都挖了，不然萬一這寶藏被人發現了，被挖走了怎麼辦？」

三七聽得好笑。「要是有人會來挖草藥，早挖走了，還會留到現在？依我看，這座山狗不拉屎、鳥不生蛋的，根本沒有人會來。」

蘭巧龍挑眉。「哦？沒有人會來？那請問你最初為何會昏迷在這座山裡？你不是人嗎？」

三七在心裡嘀咕，這丫頭怎麼就伶牙俐齒，半句都不讓的，要怎麼調教才能讓她乖巧溫馴點？

可話說回來，若她變成溫馴的姑娘，他恐怕就不喜歡了。

蘭巧龍扭腰瞪著他。「怎麼不說話了，看著我幹麼？」

三七突然臉一紅，脫口道：「看妳長得美，不行嗎？」

蘭巧龍一愣，他這是在輕薄她嗎？

好啊！傷好了，翅膀硬了，竟然敢調戲救命恩人，今天她非給他幾分顏色瞧瞧不可，她蘭巧龍可不是隨便能讓人輕薄的！

她伸腿便往三七下盤端去，不料她自己重心不穩，差點往後摔，三七眼疾手快，一個箭步向前一把抱住了蘭巧龍，緊緊箍住她柳腰的同時，感覺藥香盈滿鼻翼之間，他不自覺的將她往懷裡帶，他的臉不受控制的發紅，有些忘情，也忘了要鬆手。

蘭巧龍被他抱個滿懷，抬眸望著那近在咫尺的嘴唇，她驀地臉兒發燙，心跳快得要蹦出去。

這是什麼情況？他怎麼還不鬆手，要抱到什麼時候？

「小姐！您要當心點！」小蝶緊張地喊了起來。「若是三七沒扶住您，您的後腦杓就要磕到大石頭上了！」

小蝶的聲音將兩人的理智拉回，三七連忙鬆手，蘭巧龍很是不自在，她故作沒事的拍拍衣袖，看著下山的路徑道：「下山吧！」

她發現小蝶對於男女大防沒什麼講究，適才兩人那摟抱在一塊兒的情況實在不恰

當，身為她的貼身奴婢，小蝶應當迅速上前將他們分開才是，可小蝶卻只關注她的後腦杓。

也是，若小蝶對男女大防很是看重，壓根兒就不會同意她將三七救回家還收留了他。

話說回來，是她多心了嗎？總感覺適才三七抱著她時有些不對勁，他看她的眼神跟平常不一樣，好像很激動，他手掌傳至她腰上的熱度，她此刻還感覺得到。她一邊胡思亂想，一邊急急的往下走，因為不自在的緣故，她一次都沒敢回頭，小蝶喊她，要她走慢點，她也不聽，直到看到了一大片的雙寶花，這才煞住了脚步，驚喜地喊道：「是雙寶花！」

小蝶連忙跑到主子身邊。「小姐，這花有白有黃，煞是好看，這也是藥材嗎？能賣錢嗎？」

「那還用說？自然是行的。」蘭巧龍笑吟吟的點頭。「雙寶花具有清熱解毒、涼血、通經活絡、收斂的作用，還可以用來泡茶，好處多多。」

小蝶可惜地道：「可咱們要下山了，明日再來採吧！」

蘭巧龍卻捨不得走。「天色還不晚，先摘一些，免得明日找不到這裡。」

上山下山的路雖然大同小異，卻有許多岔路，很多不同的走法，這一次他們走的路線就和上一次不同。

小蝶看看漸晚的天際。「可是……」

「別可是了。」三七嘴角輕翹。「妳這當丫鬟的還不瞭解自個兒主子嗎？若是沒摘些這叫雙寶花的藥材回去，妳家這財迷小姐可能會整夜都睡不著覺。」

三七這麼一調侃就打破了兩人才才抱在一塊兒的尷尬，蘭巧龍嫣然一笑。「瞧你說的，我頂多是幾個時辰睡不著覺了，哪裡就會整夜睡不著了？」

三七聞言也笑了，他牙齒白，這麼一笑還真是好看，竟有幾分颯爽的味道。

他看起來不到弱冠之年，不知究竟是幾歲人，何方人氏？

蘭巧龍看得一時走神了，回過神來，她連忙吆喝小蝶去摘雙寶花。

小蝶邊摘邊問道：「小姐，這雙寶花要如何處理？」

蘭巧龍露出了笑容。「這就簡單多了，只要曬乾便行了。」

小蝶驚喜不已。「只要曬乾便行？曬乾便能賣了？」

蘭巧龍笑吟吟的點了點頭。「是啊。」

小蝶一時如在夢中。「奴婢不是在作夢吧，小姐？只要摘下來，曬乾便能賣錢，這麼容易掙錢的法子，為何別人不來摘，留給咱們摘？」

蘭巧龍心情很好，笑道：「傻丫頭，那是因為別人笨，妳小姐我聰明啊，旁人又不知曉這是藥材，看到了也當是野花野草，絕不會想到要摘回去曬乾。」

小蝶臉上不禁喜極而泣。「小姐您能不傻真的太好了，以後咱們要不愁吃不愁穿了，總算不必再看胡嬤嬤的臉色了。」

每回胡嬤嬤來送月例銀子總是不痛不快，不肯老實的交出來，總要擺款老半天才施捨般的把月銀給她，有時還丟在地上要她撿。為了小姐，不管再怎麼屈辱，她都忍了，可心中那股氣啊，實在憋太久了。

「等攢夠了銀兩，咱們就離開這個破山村！」蘭巧龍眉頭一揚，豪氣干雲地道：「離開這裡之後海闊天空，以後咱們儘管過得自由自在，不必看任何人臉色！」她雖沒見過胡嬤嬤，可想也知道胡嬤嬤多會欺負人，小蝶是個老實的，肯定被胡嬤嬤欺壓得狠。

「原來小姐還有這樣長遠的打算，奴婢都不知道。」小蝶用衣袖抹了抹淚水，頓時又眉開眼笑了，她用力一個點頭。「好！奴婢跟著小姐一塊兒離開這裡，自由自在，海闊天空！」

三個人頭也不抬的摘著雙寶花，直到天色有些轉暗，好像快下雨了，蘭巧龍才心急起來，她很貪心，想將雙寶花都摘完。

此處草木繁茂，她竟沒發覺已靠近陡峻山壁，心急的往裡摘採，一個失足，整個人跌落下斜斜的陡坡。

三七和小蝶聽到尖叫聲，連忙過去察看，就看見蘭巧龍滾落又深又長的陡坡，她本能地抓住一棵樹的枝條，背上揹的竹簍子已沿著山壁滾落到了看不見的崖底。

三七看見這一幕，不由得額上冒了青筋爆粗口，「該死！」

小蝶都急哭了。「小姐！小姐！奴婢、奴婢這就去找人來救您！」

「等妳找人過來，妳家小姐早就掉下去了。」三七解下竹簍，二話不說就要下去救人。

蘭巧龍拚命將枝條抱緊了，她抬頭見了三七的舉動，忙喊道：「你別下來，這裡危險！」

三七沒好氣的朝她喊回去，「廢話！若不危險，我又何必下去救妳？！」

他很明白，弄得不好，兩人都會滾下崖底，可讓他不下去救她，他做不到！

「我叫你別下來！」蘭巧龍又喊道：「我可不想欠你一個大人情！」

三七狠狠的瞪著下頭的蘭巧龍，「又沒說要妳欠我人情，我的命是妳救的，我高興還妳一命還不成嗎？妳有空說話，不如好好把妳的保命繩抱緊點，等我下去！」蘭巧龍知道他平常嘴臭沒好話，可他這二話不說便要下來救她的舉動令她動容，她心裡暖洋洋的，如果她大難不死，一定會對他好一點，不會再拿他是吃貨說嘴了，他想吃什麼，她都會買給他吃。

三七轉瞬間已找了幾條粗大的藤蔓打結，一頭綁在一株粗壯的老樹幹上，一頭綁在自己腰上，小心翼翼的垂降到了蘭巧龍的位置。

蘭巧龍訝驚不已。「怎麼那麼剛好？」

三七撇了撇唇。「廢話，我都算好了距離。」

蘭巧龍嘆服不已，她自己沒這分能耐，他竟然能在瞬間就想到了下來救她的法子。

三七摟輕巧地挪向她，兩人一靠近，他立即迅速抱住了她的腰。「鬆手吧！」

蘭巧龍小心地鬆開了藤蔓，確認自己真的不會往下掉，正在嘖嘖稱奇，耳邊又傳來三七命令的聲音，「抱緊我！」

「哦。」她回過神來，連忙抱緊了他的腰，想想不太保險，便改為摟住他頸子，因為怕掉下來，她死命摟得很緊。

三七猛然想起昨夜的春夢，也太巧了，他夢見她掉進山崖裡，他跳下去救她，夢

竟然成真了？

想到後面的情節，他的胸口一熱，貼在自己身上的柔軟身子越發有存在感，蘭巧龍柔軟的胸房正貼著他的胸膛，她水嫩的唇就在他眼前，夢境裡，他探舌而入，勾纏她的丁香小舌……他咽喉動了動，覺得自己正在經歷這輩子最大的折磨。

蘭巧龍看得奇怪。「三七，你臉怎麼那麼紅，我是不是很沉？」

三七忍著難受哼了一聲。「知道就好，你不必再說話，以免增加重量。」

蘭巧龍立即噤若寒蟬，生怕自己說話真的會增加重量，害他們倆掉下去。

三七摟著蘭巧龍，看準了頭頂上方崖壁的一塊突點，使力往上一蹬，兩人穩穩當當的落在那突點之上，蘭巧龍嚇得根本不敢看，她緊緊摟著他頸子，把頭埋在他懷裡，聽到他胸膛裡劇烈的跳動。

三七休息了半刻，等氣均了之後，再度看準一個能承受他們重量的峭壁突點，使勁躍上。

如此反覆，天色已黑得完全看不見了，偏偏今夜無星，月色又暗淡，蘭巧龍提心吊膽的沒一刻放鬆，因為只要三七一個沒落穩，他們就會跌落萬丈深淵。

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辰了，四周山風呼呼更添詭異。蘭巧龍十分懊惱自己的決定，若是她沒貪心堅持要採雙寶花才下山就好了，那麼此刻他們已經坐在家裡吃晚飯了，哪會落到如此危險的境地？

她死不打緊，若是連累三七跟她一起死，她實在過意不去，他還沒恢復記憶呢，不知道有誰在等他回去，若是他從此不再出現，等待的人要受多大煎熬……

「三七……」她慚愧地道：「對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連累你了。」

「知道就好。」三七哼著。「不過你也不必太擔心，我不會讓你有事的。」

兩人正停在峭壁突點上休息，蘭巧龍又有感而發了，「想不到夜晚的山谷這麼恐怖，白日裡熱得要命，現在卻只感覺到寒意。」

三七順著她的話道：「你說，要是咱們這麼死了，各自變成這山林裡的孤魂野鬼，豈不孤單？」

蘭巧龍十分同意的點了點頭。「嗯，是很孤單。」

三七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搞的，竟鬼使神差地說道：「那麼，咱們結為夫妻，即便不走運落下山崖死了，也有個伴。」

蘭巧龍一想到自己的魂魄在這黑漆漆的山谷裡飄盪，時不時還會遇到別的孤魂野鬼，不由得打了個冷顫，雖然他的提議頗不像話，可此刻聽來卻似乎沒那麼荒唐。誰能保證他們能安全抵達崖上，不怕一萬，只怕萬一，若是不走運真的落崖了，好歹也有個伴。

她毅然地點了點頭。「好，咱們結為夫妻！」

三七不由得喜出望外，她當真同意了？

對他而言，在夢裡摸過她、親過她，她就是他要負責的姑娘了，他可不管對於她而言根本沒夢裡那些事。

生怕她反悔，三七立即說道：「天地為證、日月為鑑，我三七——」

「我蘭巧龍——」

「結為夫妻！」兩人異口同聲道：「此生此世，永不相負！」

丫頭，妳要找一個與妳一生一世一雙人的男人，願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離，如此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……

蘭巧龍耳畔的聲音冒出來，她脫口道：「我有一個要求。」

剛剛為人夫的三七豪氣干雲地道：「妳說。」

「除了我，這輩子你不能再有別的女人。」

三七幾乎是不假思索的答應，「行！」

這丫頭真傻，他幹麼要有別的女人？他只喜歡她一個，有她就夠了。

蘭巧龍下顎一抬。「那麼你發誓，發誓這輩子只能有我一個女人，若違背誓言，讓你一輩子不能人道！」

除了爺爺之外，男人的話都不能信。所以啊，如果有個男人說喜歡妳、想娶妳，妳要讓他發誓，發誓只能有妳一個，否則終身不能人道。

所以，跟她說話的是她爺爺？她有爺爺？可小蝶只提過她祖母，沒提過她有祖父……

不能人道？什麼跟什麼？她一個姑娘家怎麼能輕易說出口？三七滿臉黑線。

「我說……咳，媳婦兒，就不能說點正常的嗎？如違誓言，將天地不容，天誅地滅不好嗎？或者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絕子絕孫……」

蘭巧龍板起臉來。「你不說嗎？那算了，當咱們沒成親過，若是掉了下去，各自當孤魂野鬼吧，反正我沒做過虧心事，我不怕。」

「我說！」煮熟的鴨子豈可讓牠飛了？三七連忙起誓，「我三七發誓一輩子只有蘭巧龍一個女人，若食言違誓，讓我一輩子不能人道！」

蘭巧龍滿意了，又花費了半個時辰，兩人總算到了崖上，就見小蝶早哭紅了雙眼，見他們平安上來，忍不住自責道——

「那崖壁又陡又險，也虧得三七在才能將小姐救上來，若是奴婢一個肯定沒法子的，那小姐就要讓奴婢給害死了。」

蘭巧龍哭笑不得地道：「妳這什麼神邏輯？這也能怪到自己頭上去？」

小蝶抹了抹淚水。「小姐，什麼是神邏輯？」

蘭巧龍一愣。

依稀有個模模糊糊的印象，每當她說了什麼情理之外、天馬行空的想法，總有個人會笑說她的神邏輯。

「現在是談天的時候嗎？」三七白了她們一眼。「還不快看看傷到哪兒了。」

檢查之後，兩人都有被峭壁、樹枝劃傷的外傷，幸好並無大礙，三個人連忙收拾收拾下山了，誰都不想再多待一會兒。

第四章 他偷走銀子，咱養了隻白眼狼

翌日，三七精神萎靡，幾乎無法從木板床上起來。

蘭巧龍不由分說的給他把脈，發現他氣息虛弱，脈象極緩，肯定是昨天救她耗了太多真氣。

習武之人最忌諱這個了，她馬上宣佈三七必須待在屋裡好好休養一日，她和小蝶

上山去採剩下的葛根和雙寶花即可。

事實上，不用她說，一早睜眼三七也察覺到自己狀態不是很好，跟上山只會讓她們事倍功半，而且他從半夜就一直頭痛欲裂，腦仁好像要爆炸了似的，不知是否昨夜在山谷裡受了風寒。總之，他很不舒服，因此他也沒想要今日再上山。

「妳們也別去了，等我好了再一塊兒去。」想到昨夜的事，他還心有餘悸，真怕他不在，這兩個傻妞又會做出什麼蠢事來。

「三七說得對。」小蝶頻頻點頭。「小姐昨天受了驚嚇，今天就別上山了，奴婢去買雞，用那蘑菇燉了給小姐和三七補補身子。」

「不行！」蘭巧龍很是堅決。「奉大叔說，雨季快來了，若下雨便無法進山採藥了，得趁今日天氣還晴朗著，把葛根和雙寶花都弄到手！」

昨天她那一竹簍子的藥材都掉下山谷泡湯了，想到就肉痛，還損失了一個竹簍，那全是銀子啊，她今天非補回來不可。

「我說不許去！」三七霸氣說道：「俗話說，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為夫的話，妳敢不聽？」

小蝶懵了，一頭霧水的看著他們。「什麼出嫁？什麼從夫？三七在說什麼，我怎麼都聽不懂，小姐，您嫁人了嗎？」

蘭巧龍一把摑住三七的嘴，她轉頭笑呵呵地看著雲裡霧裡的小蝶。「去看看藥粥熬得怎麼樣了，可別焦了。」

「哎呀！我給忘了！」小蝶立刻奔去了灶房。

蘭巧龍看著小蝶的身影消失這才鬆了手，她狠瞪著三七。「你瘋啦？說什麼出嫁為夫的，你想嚇死小蝶不成？」

三七勾唇冷笑。「難不成咱們成親的事要瞞著小蝶？」

蘭巧龍眼睛看向別處，有些沒底氣地說道：「咱們哪裡有成親了？」

三七霍地坐了起來，咬牙瞪著蘭巧龍。「敢情妳這是要過河拆橋，翻臉不認人是吧？」

蘭巧龍蹙了蹙眉。「什麼過河拆橋，說得那麼難聽！你也知道，那是說著玩，當不成真，哪有成親那麼草率的？」

三七沉沉的聲音響起。「那妳還逼我發毒誓？」

蘭巧龍知道自個兒站不住腳。「我就是、就是一時興起……」

三七咬著牙。「好啊！一時興起就能想出那麼惡毒的誓言，這會兒還不認親夫，妳等著，我就算只有一口氣也要去縣衙裡擊鼓鳴冤，讓縣太爺評評理，看看咱們昨夜那算不算是結為夫妻！」

「你幹麼啊你？」聽到三七惡聲惡氣，蘭巧龍不由得有些困窘。「難不成，你真想討我做媳婦兒？」

三七好看的眉挑起，目光沉沉。「當然是真的，我不能人道的毒誓都發了，難道還有假的？」

蘭巧龍這下子有搬石頭砸自己腳的感覺了。「可你不是失憶了嗎？你在失憶的時候成親好嗎？好像不太妥當吧？」

三七白她一眼。「你不是也失憶了？咱們誰也沒占誰的便宜，扯平，所以不要再拿失憶當藉口。」

蘭巧龍深吸了一口氣。「好啦、好啦，我知道了，不過你得答應我，暫時對小蝶保密，我再找機會告訴她，免得她受到太大衝擊。你知道的，我對小蝶是個什麼樣的存在，她家小姐在崖壁上胡亂與一個來路不明的男子成親，她打擊會有多大啊……」

說到一半，她住口了，因為發現三七在瞪她。

她連忙賠笑。「我說的也是實話啊，雖然我失憶了，可我起碼知道我是錦州城蘭家的小姐，而你卻是連名字都不知道……」

三七悶悶地道：「若是你覺得我配不上你，那咱們這樁親事作罷吧，我不想強人所難。」

以退為進，欲擒故縱，這丫頭刀子口豆腐心，肯定會受不了他這樣自我貶低。

果然，蘭巧龍過意不去了，她討好地說道：「我又沒說你配不上我，就是說說罷了，咱們都起過誓了，怎可兒戲？」

三七垂著頭，不語。

蘭巧龍不安了。「我真的沒有嫌棄你的意思，好，不然你說要怎麼樣才肯相信我？」

三七偷笑了下，這丫頭的心思太好拿捏了，他落寞地說道：「你過來親親我，我就信你。」

蘭巧龍怪叫一聲。「什麼？！」

這不是強人所難，這簡直是趁火打劫吧！

「不願意啊？」三七幽幽地道：「不願意就算了，我知道自己幾斤幾兩重，寄人籬下還如此不知輕重，簡直不知好歹。」

蘭巧龍心裡一揪。「幹麼說那種話，我親就是了。」

她靠過去飛快親了他臉頰一下，縱然只是蜻蜓點水，可她心跳也加快了。

親完，她有些訕訕地道：「行了吧？」

三七頓時樂得快飛上天，原來只輕輕的親了下臉頰就會讓他有欣喜若狂的感覺，那真正嘴對嘴親吻的時候又會是什麼滋味？他開始期待了。

他正在作美夢時，蘭巧龍警告的聲音響起了，「你可別想歪，咱們暫時是不會有那種事的。」

見她臉紅，他故意逗她，「什麼事？」

蘭巧龍見他使壞的雙眸閃亮，沒好氣的說道：「洞房那種事！你這流氓，以為我不敢講嗎？」

「什麼洞房？」小蝶端著藥粥來了。

蘭巧龍連忙道：「你聽錯了，我是說洞穴，昨天我掉下去的峭壁裡有個洞穴。」

蘭巧龍看著三七把藥粥喝完，又為他把了脈，發現他脈象越來越不平穩，她頓時有些不放心。

「今天你就在屋裡躺著，哪裡都不要去。午飯小蝶做好了，藥也煎好了，你吃過飯再喝藥，天黑我們就回來了。」

三七重新躺好，自嘲道：「我還有地方可以去嗎？」

他頭疼的症狀比晨起時更嚴重了，可他不想蘭巧龍為了他取消上山採藥的計劃，這丫頭有多財迷，他是知道的，所以他沒說，即便幫不上忙，他也不想當扯她後腿的人。

「知道就好。」蘭巧龍為他掖了掖被角，說不上來為什麼，心裡有些不安。

出了門，小蝶道：「小姐，我見三七臉色發青，他不要緊吧？」

「咱們快點採好回來，我再給他換副藥，應該不會有事的。」無法兩全其美，蘭巧龍也只能樂觀以待了。

心裡記掛著三七，蘭巧龍這一日顯得特別心急

連小蝶都看出來了。「小姐，您是不是很擔心三七？反正也挖得差不多了，不如咱們下山吧？」

下了山，蘭巧龍急切的幾乎是用跑的，進到屋裡，卻是遍尋不到三七的蹤影，他不只沒躺在木板床上，連備好的午飯和湯藥都沒動。

小蝶百思不解。「不可能啊，三七不可能沒吃午飯，他平常飯點到了就一定要吃飯。」

蘭巧龍越來越不安了。「咱們去外頭找找，說不定他出去走走了。」

兩人正打算分頭去找，卻見隔壁的奉大叔、奉大娘從對面王秀才家出來，一邊說道：「可憐啊！竟然讀書讀到暴斃，不值啊！他爹娘若地下有知，不知多傷心。」

小蝶連忙問道：「大叔、大娘，你們在說誰啊？」

奉大叔指指王秀才家。「喏，就是王秀才啊！突然在家裡暴斃了，大夫來過，說是天氣太熱，他又不肯休息，也沒好好吃飯，連續埋頭苦讀了三日三夜才會這樣，身子一時受不住，就去了。」

兩人一聽也愣住了。

王秀才是個客氣的讀書人，靠著祖上留下來的一點田產在收租過日子，對科舉一直有夢想，卻把自己的命賠了進去，叫人不勝唏噓。

小蝶趕忙問道：「對了，大叔、大娘，兩位今天可有看到我們家三七？」

奉大叔和奉大娘對看一眼，均搖了搖頭。「沒見著。」

蘭巧龍心頭焦急，和小蝶兩人也顧不得天黑了，兩人村頭村尾找了一遍，又挨家挨戶的詢問，都沒有人見到三七。

回到屋裡，蘭巧龍越發坐立不安，驀地，老者的聲音又跑了出來。

丫頭啊，除了爺爺的話，男人的話都不能信。

她騰地起身，心裡瞬間翻江倒海。

不會吧？

小蝶莫名其妙的看著她。「小姐，您怎麼了？」

蘭巧龍往房裡奔，她迅速打開床底下一個妝匣，看著空空如也的妝匣，她胸口起伏不定，氣息不穩。「銀子不見了，都不見了。」

跟進來的小蝶嚇了一大跳。「有小偷！」

蘭巧龍鐵青著臉沒說話，小蝶一驚一乍地道：「小姐，小偷闖了進來，偷走了銀

子，還綁走了三七……」

蘭巧龍啪的一聲闔上妝匣，起身看著小蝶，臉上淨是嚇人的神色。「妳這笨丫頭！是他偷走銀子，咱們養了隻白眼狼！」

小蝶一時反應不過來，等她消化了蘭巧龍的話，頓時又嚇得不輕，她咬著唇躊躇道：「不會吧？三七不會做這種事吧……」

唉，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事實擺在眼前，她也不肯定了。

蘭巧龍臉上一片寒冰。「以後，不許再提起三七兩字！」

什麼為夫的話妳敢不聽？去他的為夫！不要讓她再遇到他，否則她一定要讓他將銀子源源本本的吐出來！

銀子都被三七拿走了，之前的辛苦化為烏有，現在蘭巧龍和小蝶又成了窮光蛋，兩人又得重新來過。

不過幸好，正值夏日，豔陽正炙，她們將清理過的葛根費勁的製作了葛粉，再度趕上了去市集的時間，搭了村裡人的牛車到縣城裡，順利把葛粉賣給了榮安堂，從馮掌櫃手中得了四兩銀子。

拿到銀子，蘭巧龍心裡也踏實了，這陣子臉上的烏雲似乎消褪了不少，小蝶見狀總算鬆了口氣。

打從三七偷了銀子跑掉，小姐就沒怎麼笑過，整天都板著臉，可見小姐有多肉痛那些銀子啊。

「姑娘來啦！」薛大夫聽聞蘭巧龍來了，特地迎出來，額上還沁著細細的汗，可見他跑得急。

蘭巧龍淺淺一笑。「薛大夫，上回遭雷擊那人如何了？可是康復了？」

「已經無事了。」薛大夫熱切地說道：「老夫一直在等姑娘哩，姑娘怎麼這麼久才來？」

蘭巧龍歪頭。「等我？為啥？」

薛大夫直言道：「上回姑娘診治雷擊的手法令老夫大為驚嘆，老夫想向姑娘討教針灸之術，故此這陣子一直在等候姑娘再來。」

蘭巧龍心裡的疑問越發擴大。

上回薛大夫說他的針灸之術不及她的十分之一，她還當他是自謙哩，難道是真的？

可是，榮安堂的招牌大夫針灸之術不及她？這不太對吧？

「大夫！大夫！救命啊！」

榮安堂大門口，一個焦急的男人抱著一名女子進來，女子的嘴角和衣襟上滿是血跡，觸目驚心。「內子無緣無故就咳了血……」

「我瞧瞧。」薛大夫引導他們入內，指示男人將女子放在診床上，他給女子把了脈，說道：「可能是肺疾。」

男人焦急道：「那該如何是好？」

薛大夫沉吟道：「先喝五帖湯藥，若是沒有改善，再改改藥方。」

說話間，那女子又咳了大量鮮血出來，蘭巧龍看了實在難受。「滿口鮮血以及持

續血痰已是重症，薛大夫為何不為她施針？」

「針灸？」薛大夫驚訝的看著她。「針灸治風寒還行，咳血之症是無法醫治的。」蘭巧龍蹙眉。「怎麼會？」

依稀曾發生過這樣的事，她就給咳血者施過針，成效還很好。

薛大夫連忙問道：「難道姑娘連咳血也會治？」

蘭巧龍點了點頭。「自然了。」

她心裡實在納悶，咳血也不是什麼大病，怎麼身為榮安堂第一把交椅的薛大夫竟不能用針灸來治，還要耗費時日用湯藥醫治？依她看，不等湯藥煎好，那女子都要咳血身亡了。

薛大夫迫不及待地道：「那麼就請姑娘快試試！」

蘭巧龍坐了下來，取出針灸包，取穴尺澤、孔最、魚際，留針兩刻鐘，時辰一到，再換肺俞、足三里、太溪，一樣留針兩刻鐘，她施針時，薛大夫一直聚精會神地看著，目不轉睛。

沒一會兒，女子不再咳血了，氣息也平穩了許多，薛大夫再度給女子把了一次脈，脈象已與先前截然不同，令他嘖嘖稱奇。男子頻頻道謝，小蝶在一旁驕傲的抬頭挺胸，與有榮焉。

女子睡了過去，薛大夫讓男人留在那裡陪妻子，他與蘭巧龍出了診間。「姑娘不趕時間的話，可否與老夫喝杯茶？」

蘭巧龍笑著點頭。「好啊，我正渴呢！」

薛大夫領路，小偏廳裡擺著冰，比大堂涼爽許多，小藥童連忙送上三杯涼茶，小蝶拘謹地站在蘭巧龍身後，謹守奴婢的本分，無論蘭巧龍怎麼叫她坐下喝茶，她都不肯，立場十分堅定。

薛大夫連喝了兩杯涼茶平復內心的激動，這才問道：「姑娘還是想不起來師承何方嗎？」

蘭巧龍捧著茶喝，點了點頭。「是啊，還想不起來。」

「實在可惜。」薛大夫一臉的惋惜。「老夫看姑娘行針的手法，倒有幾分像老夫見過的海家弟子的手法。」

蘭巧龍也很想知道自己是怎麼會醫術的，因為照小蝶的說法，她絕對沒拜過師，也絕對不會醫術，她細細盤問過小蝶，從時間上來看，她在錦州城出生長大，十歲摔壞了腦子，變得痴傻又得了啞疾，因此被丟到山柳村裡養病，一直到她清醒過來之前一步也沒離開過山柳村，一直和小蝶相依為命，因此她根本不可能去跟人學醫。

這事實在蹊蹺啊！她既沒學過醫術，就不可能憑空多了一手醫術，可想不起來她也沒法子，這事急不得，還是得等她想起來才能解開謎題。

她老早就不糾結自己會醫術這回事了，轉而問道：「薛大夫，您說針灸治風寒還行，難道是所有大夫都如此嗎？在這裡，針灸不能治別的病了？」

「不錯。」薛大夫見她問起針灸，神色也特別慎重。「在林縣是如此，老夫曾去過錦州城和京城，也是如此。像姑娘如此神乎其技的針灸術，老夫是第一回見到，

而我們一般大夫帶著針灸包都是給病人暫時疏解頭疼腦熱的，沒想過治別的病。」  
聞言，蘭巧龍越發訝異了。「整個大滿朝就沒有用針灸來治病的大夫嗎？」

「適才老夫說的桐城海家家主海萬選的針灸據聞是天下一絕，比起大理國的醫聖宋人風有過之無不及，只是老夫無緣一見。」

「桐城海家是嗎？」蘭巧龍不置可否地道：「有機會我倒想見識見識。」  
薛大夫嘆了口氣。「咱們都沒機會見了。」

蘭巧龍眨了眨眼。「為何？」

薛大夫不勝唏噓地道：「數個月前，一場大火將海家的長庚堂燒得精光，海家上下五十餘口無一倖免，海老親手寫的針灸祕笈也不翼而飛，如今那裡成了一片廢墟。」

蘭巧龍一愣。

火燒長庚堂？

眼前，彷彿出現了烈焰騰空的景象，熊熊大火照亮了天際，濃煙滾滾，沒人逃得出去……